

芬芳
一叶

陪老妈看小妹

□夏俊山

假日,我回到家,老妈就提出要去乡下,看望住在四十五里外的“小妹”。

说是“小妹”,其实已经82岁了。老妈心里总放不下,说是老姐妹,见一回,少一回,明天,不管天气怎样,你都要送我去看她。

老妈的小妹家,我去过多次,最后要走的一段路太窄,汽车进不去。老妈87岁了,要问候小妹,带礼物给小妹,我“代表”她前去,不就行了?她自己去,还要走一段路,何苦呢?

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老妈一口就否定了:“不行,你代表不了我。我们老姐妹要谈谈家常,你们晚辈,懂吗,能代替吗?”确实,老姐妹们的情感交流,我代替不了。没办法,我找了一辆很好的电动车,老妈坐在我身后,不至于难受。我可以直接骑电动车到达目的地,老妈不需要走那段路。

一路上,老妈很高兴,她嘱咐我:“骑车不要图快,安全第一。看到路边店,要打听一下,有没有兰花豆,你带的这些食品包装漂亮,小妹不一定喜欢。”絮絮叨叨地,她又说起往事:“你会走路了,我抱着你进城去看你爸。要走几十里路呢,我抱不动了,让你自己走一段,你硬是要抱,不抱就哭。几十里,我只好走走歇歇,走到城里,天都黑了。现在,公路直通到每个乡镇,小妹住的村子太偏,才没通公路。这点难处,没法跟当年比,能挡住我?”

老妈豪气十足,我顺着她的心意,大概一个小时后,就到了她的“小妹”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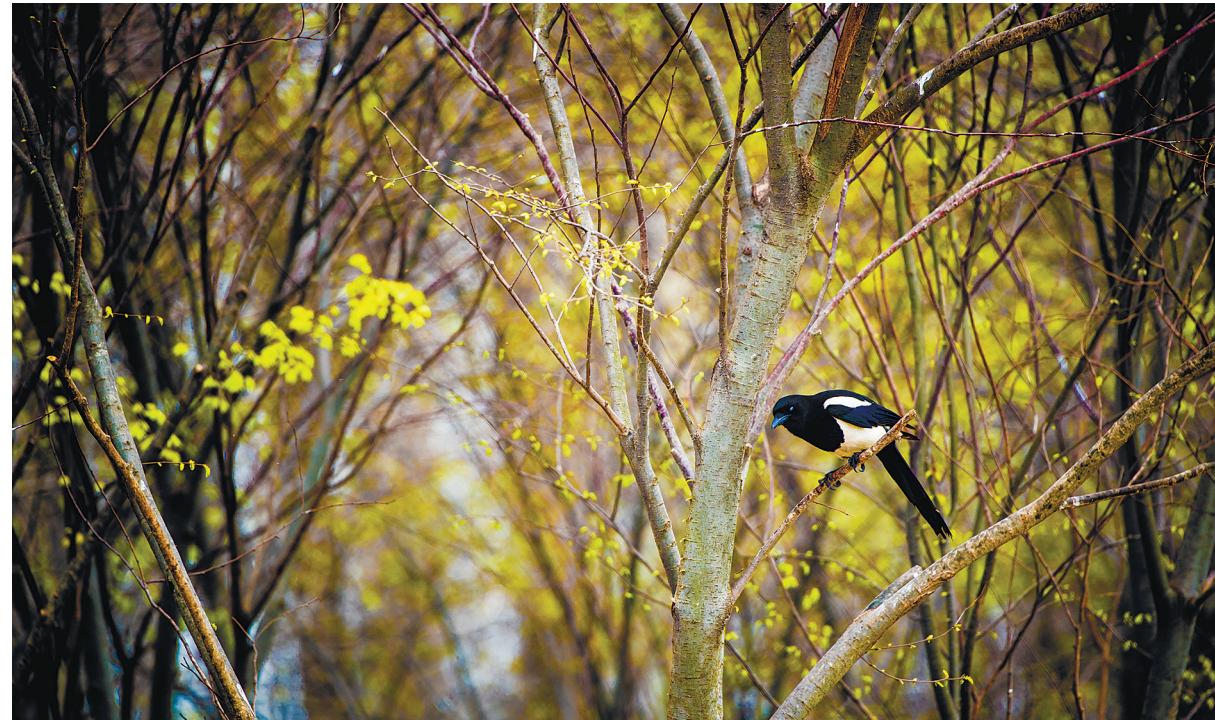
一溜常见的水乡民居,房子后面是路,房子前面是天井,菜地,再向前,是一条清水河。老姐妹见面,没有握手,也没有拥抱,她们不习惯这些礼节。小妹的高兴绽放在脸上,热情体现在手上。她又是搬凳子,又是倒茶,发现没有开水,又急忙去烧水,顺手又摸了七八个鸡蛋,要煎蛋给我们吃。老妈呢,一边阻止小妹忙活,一边动手帮她干活。风从小河那边吹过来,带着庄稼和肥料的气息。一会儿,炊烟升起,老妈也进了厨房,农家菜的香气开始弥漫。两位老人在忙碌,我不能闲在一旁,于是也钻进厨房。老妈在劝小妹:“你应该去苏州,跟儿子一起过。这么多房子,一个人住,夜里有事,喊人都喊不到。”小妹在切茄子,手没停下,嘴也没停下:“到了苏州,我出门认不得路,说话没人懂。小的要上班,孙子要上学。我待在儿子家,跟坐牢一样,嘴都闷臭了。再说,这些空房子,也要有人看着。”

说起“空房子”,我才忽然意识到,这里除了独立的厨房,还有一字排列的六间房子,有四间空着,空房子的窗台上落了麦粒,雨水泡过后都发了芽。儿子在苏州打工,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住这些空房子?我走出厨房,东边走一走,西边看一看,左右邻居几乎一样,子女都在外地打工,在家留守的是老人。情况好点儿的,是两位老人在一起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空巢老人”啊,谁来消除他们的精神寂寞?如果生了病,又该怎么办?难怪老妈说,我“代表”不了她。她的小妹最需要的是精神陪伴啊!

午饭后,老妈果然跟小妹没完没了地拉开了家常。“我晓得你喜欢吃蚕豆,现在吃不动了,我就买了些兰花豆,油炸过的,容易嚼碎。”老妈拿出了包里的兰花豆。小妹笑得眼睛剩下一道缝:“你是记住了我要吃炒蚕豆大哭的事。那时太穷,妈舍不得炒蚕豆给我吃,说是要留着做酱,我大哭,也没有用。”“唉,最苦还数三年自然灾害的那几年,你晓得的,那时吃粮食要等生产队分,人家眼红我有男人在城里拿工资,偷分粮度春荒时,瞒着我,我三个月没分到一两根。妈来看我,我出门想借一点煮碗米粥给妈喝,没想到妈跟在我身后,发现我要去借粮,一把抱住我哭起来。她说,你吃糠,我吃糠,你吃草,我吃草……没想到,后来变化这么大。我们老了,还能过上这样好的日子。”

老姐妹相聚,就尽情畅谈吧。我非常乐意看到这样的场面:母亲和小妹聊一阵,笑一阵,忘记了时间,忘记了年龄,也忘记了我。我不想打扰她们,独自走到门外。好晴朗的天啊。

明媚的阳光下,我的电动车也格外亮丽。等会儿,该骑着这辆车,载着老妈回城了。老妈离开后,她的小妹还会开心吗?再看看左右,乡村的空巢老人似乎越来越多,谁来给他们精神的慰藉呢?



鸟语花香

陈顺源

信笺邮票岁月稠

□江初昕

母亲出生在五十年代,家里兄弟姐妹多,经济条件不好,母亲没有踏进学校门槛半步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,大字不识一箩筐,就是不识字的睁眼瞎。

父亲远在外地的矿山工作,一年难得回家,平时就是靠信件与家里联系。而母亲又不识字,以往写信的时候,都叫村里教书先生代写的,信的内容主要是以说事为主,比如,汇来的钱如数收到了;祖母生病已好,勿牵挂;家中母猪下了若干小猪崽之类的事情。至于情感方面内容,是不会在旁人面前轻易表白出来的。

我读书到三年级的时候,母亲就叫我尝试着帮她写信。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封写信的模样。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,吃完了晚饭,母亲把饭桌擦了又擦,随后,点亮一盏煤油灯,把灯芯拧得好大,将信纸递给我的手上。信纸是面条的包装纸,母亲每次把面条纸留着,撕开、撸平,放在床铺底下压平整。写信的时候,就从铺盖下小心翼翼拿出。我手里握着铅笔,端坐在凳子上,变得郑重其事了起来。

母亲拿来一件衣服依着我的身边坐下,边缘补衣服边述说写信的内容。第一封信我就犯了人物称呼的错误,我是完全把母亲的原话基本上一字不落记录下来。母亲说,孩子他爸,你汇来的钱已经收到了,请放心。你在矿上上班一定要注意安全,多保重身体。我同样也在信纸上写道“孩子他爸”。不过,这样也是好的,就好像母亲和父亲面对面的对话。

写信的时候,母亲是庄重的,从她的眼神

中,可以看得出她是在遥望远方的父亲,把内心的快乐、痛苦以及对父亲饱含深情的情感诉诸于薄薄的信纸上。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,有时也会高兴得眉飞色舞。我握着手中的笔,我只恨自己的知识太少,学识浅薄,不能用优美的词汇,动听的语句来很好地表达母亲意思。还有就是碰到一些不会写的字,我就用拼音来代替,标点符号除了逗号就是句号了。总之,整篇信读起来会很费劲的。

母亲生怕我词不达意,写好后要我重新读一遍给她听,边读边指出这句再加一段话,那句不该这样写。涂涂改改,纸面上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好在母亲叙述完了,心情特别的舒畅,要我把信装入信封内,明天拿到集镇上的邮电所去邮寄。

信寄出后,我和母亲就等着父亲的回信。我的心情是忐忑的,生怕信没有写好,会遭到父亲的责骂。这天,在集镇上开裁缝店的师傅为我家捎来一封信,一看信封上的笔迹,就知道是父亲的来信。我迫不及待打开信件看了起来,里面有三张信纸,这在之前没有过的。父亲在信中首先夸奖我信写得不错,尽管有不少错别字且涂改难辨,但这已经不容易了,要我好好学习文化知识。看到父亲对我的夸奖和首肯,内心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母亲在边上,见我边看边乐着,急得不行,要我读给她听。父亲很细心,他把一些难字和生僻的字在字的上头注了拼音,有的还加以注释。可见,父亲是多么的用心良苦。我一字不落地把父亲的信完整的读了一遍。母亲全神贯注地听着,不时颔首点头。

记得读五年级的时候,一次作文就是给

自己的父母写一封信。我轻车熟路,一封声情并茂的信很快就写好了。第二天,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对我的作文进行了表扬,并当场还朗读了我的作文。老师的鼓励给了我莫大的鞭策和动力,我对写作也越来越感兴趣了。读中学的时候,我尝试着把文章投到县广播站,很快被在广播站采用了,激发了我对文学的一往情深。我读大学的时候,父亲也从单位退休回家。我经常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书以及昔日同学的来信。每次收到生活费和家书后,我都要抽出时间给父亲回信。要好同学之间信件往往洋洋洒洒写上好几页信纸,畅谈自己的学习状况和将来的理想,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。那时还流行抄诗歌,顾城、北岛、舒婷朦胧派的诗歌受到我们大学生的喜欢,广为传抄。随手抄上一首附在信件中,赠送给同学。校园的传达室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,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。日积月累下来,寝室里的箱子里已经积累了尺把高的信件。大学毕业后,我将所有信件收集珍藏起来。在成堆的信件里,有父母的叮咛,老师的教诲,同学的心声。

后来参加工作,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,现代通信发达便捷,从原先的座机电话,到后来的手机,再到现如今的手机微信视频聊天,写信的次数自然越发少了。如今,人到中年,夜深人静下来的时候,喜欢怀旧,每当翻阅那叠发黄的信件,父母、同学的脸庞又仿佛在眼前呈现。特别怀念和母亲依偎在煤油灯下,她在饱含深情地陈述,我在挥笔疾书。照壁上摇晃的剪影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,每每闪现,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温暖。

麦芽糖

□周祖斌

市区一商业综合体开业,生意火爆。午间两位女同事去轧闹猛,上班时带回来一盒麦芽糖让大家尝尝。

看到麦芽糖,我马上说:“这不是我们小辰光吃的烂粘糖?”同事一脸迷惑地问我:“什么是烂粘糖呀?”对于80、90后的年轻人而言,他们肯定不知道当年卖糖人挑着担子走村串巷卖烂粘糖的事情。

麦芽糖,当年家乡人叫“烂粘糖”,还是其他什么名字,我向多位年长者讨教过。有人说叫“烂粘糖”,那些烂糊的麦芽糖与木板或刀具相粘,须粘上白粉才能分开。有人说叫“烂斩糖”,卖糖人一小块一小块用刀斩下来的,但吃起来粘牙。也有人说叫“拦脚糖”,孩子们一见到这糖,就馋嘴的迈不开脚了。还有人说应该叫“烂脚糖”,因为大人们不愿意给孩子购买这糖,就编造了一个麦芽糖生产过程的谎言,说是用唾沫领成,用烂脚踩出来的。

麦芽糖制作原料简单,在大米当中加入麦芽,然后发酵、取汁、熬制而成的。传统的手工制作麦芽糖可分为:发麦芽、蒸米、熬糖浆、扯糖

等四个流程。《诗经·大雅》中“堇荼如饴”,“饴”即饴糖,淀粉做的一种糖,也就是后来的麦芽糖。小小一方糖,走过了几千载春秋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水果糖、奶糖之类绝对是个稀罕物,一般农村孩子很少吃到。倒是卖麦芽糖的人时常会手摇拨浪鼓、挑着糖担子出现在村子里,孩子们听到此鼓声,便知可以买糖吃了。

记忆中,卖糖人大多四五十岁的样子,皮肤黝黑,衣着干净,手臂上扎着深蓝色的袖套;肩上挑着两只箩筐,一头放麦芽糖,一头放杂物;手中的拨浪鼓不时转动着,配合着吆喝声招揽生意。听到有人招呼,卖糖人便停下来,放下担子,现打现卖。他们会戴上手套,翻检“兑”糖的废旧物品,估摸了个大概的价值,然后用锋利的铁凿抵住圆形的大糖块,小铁锤轻轻一敲,“叮当”一声敲下几块大小不同的糖。

那时候,很少有人花钱直接买麦芽糖,大多数人都是以物易物“兑”一点麦芽糖。于是,废铜烂铁、破凉鞋、牙膏壳、玻璃瓶、破布

心窗
片羽

头等等,这些东西都成了孩子们的宝贝,总会千方百计收集、积攒起来,等到卖糖人一来,就赶紧拿出去换麦芽糖。有个小伙伴,家里兄弟姐妹多,实在找不出换糖的破旧物品,看着糖馋得直流口水,结果回家偷偷地将家里两双半新不旧的塑料凉鞋剪断,拿去换糖。那个时候,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。

好不容易换到了一块、两块麦芽糖,孩子们拿在手里又看又闻,一时舍不得吃,实在抵御不住诱惑了,才小心翼翼地咬上一小口,一股清香甜软在口鼻之间弥漫。

麦芽糖富有黏性,一不小心就粘住了牙齿。鲁迅先生曾戏谑,我们的祖宗送灶王爷上天用的就是这种糖,想粘住灶王爷的嘴,让他不能调嘴学舌,对玉帝说坏话。灶王爷的嘴粘住过没有不得而知,但我知道小孩子嘴被粘住倒是真的。因为我小时候就被粘过,在哭笑中用力扯开牙齿的经历至今有印象。

现在,那些再高档的糖果也很难勾起自己的食欲,但唯有这儿时的麦芽糖,依然让人感觉唇齿留香。